



茶華名選天

~ 16  
2317  
1



23/7  
1-3

王子自輯

# 奎華名選

芸閣題



奎華名選序

用兵之家當師紀玩

情之餘必選將閱伍更其號令

壯金鼓之聲度旂之彩以嚴

其紀振其氣而又懸非格之賞

以倡教勇然後可與言用兵也

國朝右文為治凡所陶鑄儲養

王子自輯

# 奎華名選

禁閣題



奎華名選序

用兵之家當師紀統弛士氣渝  
 情之餘必選將閱伍更其號令  
 壯金鼓之聲度旂旗之彩以嚴  
 其紀振其氣而又懸非格之賞  
 以倡教勇然後可與言用兵也  
 國朝右文為治凡所陶鑄儲養

之具靡不用極有月課焉有書  
經講焉有文臣製述焉有湖堂  
賜暇之選焉規控制作彬然郁  
然豈不誠盡美矣又畫善乎然  
人情久則狃之則弛之則惰此  
非法之不舉其勢自有所不期  
然而然也

聖明臨御中闈文教既遵  
光廟故事首建奎章閣啟湖  
堂之選設抄錄講製之法仰述  
舊章斟酌而潤色之每歲鵬  
信殿頒賞天廐之馬尚方之器  
耽羅之織鞞內廂之文豹絺丹  
楮玄烟其盈庭望階者序相跪

以節人之望之如就明瀛洲然  
者蓋勸不能者鼓而及之  
大聖人物運神用与上天因其  
載而其事雖殊其所以鼓士氣  
振弛惰其揆一也此奎華名選  
之所由作而宏詞傑撰於斯為  
感擊如折衝超乘之氣無不一

以當百不待聽金鼓見搖旗而  
知其為井之陣也然氣必養  
而後可以無僇已倡之矣因其  
已倡之氣而益養之適至於勇  
奪三軍者惟在夫卷中讀公之  
引進後輩与繼此膺是選者之  
勉力与不勉力也且夫文章事

業本無二致文章者事業之著  
事業者文章之實彼外事業而  
徒區之於藻華雕繪之末沾之  
然自是者何以與於文章之觀  
乎諸公遭遇 盛時歷敷名隆  
行將端委廟堂黼黻皇猷以經  
滂為文章則是編也特所謂藻

華雕繪之末而未必輕重於法  
公也敢以是為法公贈

上之十六年壬子維夏資憲大  
夫兵曹判書兼藝文館提學同  
知成均館事 奎章閣檢校直  
提學李秉模序



奎華名選卷之一

癸卯選講製文臣著

沈晉賢

字羲人青松人丁卯生辛卯司馬辛丑泮製

居首 賜第赴壬寅 庭試

詩

踈雨滴梧桐

人間宜雨最梧桐聲在踈枝帶晚風  
着似荷盤珠錯落聽疑銀箭漏  
丁東棲柯鳳翮清仍濕抱葉蟬吟  
爽愈工河漢三更雲過後好教明月照懷中



辟寒犀歌

大唐威德達海峒齒羊羽毛皆充貢亦能轉移造化  
機羯鼓催花花如烘八月九月寒風起帷幕深深鮫  
人綺十月雪落寒愈重尚衣曉進貂裘紫呵毫妃子  
口氣弱典龜學士筆路窄岐王薛王擁大衾石獸金  
鴨渾無力是時蠻使從炎鄉厥貢維何隨一陽絕勝  
翡翠羽充奇玩又異火齋生晶光有黠有黠名犀匪  
牛匪兕角駭鷄蜀人象石三江鎮溫生照水百怪啼  
或能辟塵或辟暑晴日燭之生虹霓最是交州日南  
產曰有神異物莫齋生于火方象火形火德於斯偏

鍾精却寒之鳥玉龍骨奇絕不獨專其名天子欣然  
御寶宸玉樓寒處開纖篁滿天霜華凝玄涇薦地金  
光放赤燁忽如海上黃綿襖大庇天下生暝燠忽如  
東陸陽和使透冰一尺噓枯槁莫道溪僧煖香炷恰  
似葛翁火氣吐靈光炯然通一點玄冥不敢肆其怒  
解包鴻臚欲炙手擎盤寺人如暈酒不待君王一笑  
開已令春溫薰左右交南自古多異物辟寒之犀今  
始出明皇用之太無端當時枉勞重三舌我願得此  
獻君門分作百千萬億根散與葦屋咨寒人使渠  
長頌聖主恩

箋

擬 本朝貢市人及各營軍兵等謝臨門詢瘼  
諭以鄰下軍民積困存歎錢穀俱荒特令攸司  
發賣加給一巡貢米亦許引等仍命內司及各  
營除息貸錢準十五萬之數俾作買遷之資以  
盡救恤之方箋

連年困歉荒之災捐瘠微命方春溲賑貸之詔字恤  
洪恩縱幸紓急於癸庚得無貽憂於乙丙伏念臣等  
手乏拮据之業頭目捍衛之蹤為聖世受塵之氓自  
有樂於恒產即平時寓農之士庶無憂於豐年蓋聖

治已躋於升平故民業得安於井市誰料饑饉之荐  
至以致錢穀之俱荒瓶甕漸空半城畫黃鵠之面泉  
布隨竭列肆適青蚨之形嗟年來頗領之憂固無分  
於中外若都下燃眉之急殆有甚於東南無田夫耕  
耨之功靡所自賴之遠民糶糴之利若為聊生然蠲  
惠既洽於賑窮顧意想已足於望哺四巡發太倉之  
米自冬徂春萬縑領內帑之錢由近及遠竊計前後  
之恩澤亦孔之多凡係調賑之美規殆無不舉仰朝  
廷若保之德固知愛欲生之仁然國家有限之財恐  
無博施衆之路何圖臨門溲詔之日俯降損上益下

之恩各貢米之引等發賣米之加巡既賜我以百千  
餘斛諸營錢之除殖內司錢之許貸且準數於十五  
萬緡若照盆之明察眉惠遍如拯溺之急浹髓恩深  
吾何愛是財乎不恤儲蓄之罄爾各奠其居也俾作  
質遷之資后實體天地生成民皆有父母慈育屯營  
餒卒始充晨夕之厨井問貧商復開已亦之市粒米  
狼戾如更覩於豐登朽貫泉流復何患於困瘁周臺  
散貨亶出恫已之衷唐衢聽謠庶頌鼓腹之樂茲蓋  
伏遇 主上殿下以周王惠鮮之德值殷旱告災之  
辰念湖甸之荐凶歲出內儲之鵜眼愍閩東之估急

新頒尚方之貂皮遂令都下之軍民亦被格外之恩  
渥臣等敢不仰荅便蕃之賜俯竭歌詠之忱若是蒙  
恩民隱入上天之照永以解愠聖化頌南風之薰

詔

擬唐賜鑑湖一曲詔

皇帝若曰歸歟吾黨之狂客紅塵幾年俾作名區之  
主人綠水一曲豈惜山河之宰割庶使江湖之優游  
咨女臣知章八飲仙華名四明山舊主鑑識得一李  
白固多助於升平風采若昔九齡亦有望於貴飾豈  
意遯黃冠之請迺在困朱紱之餘新秋江東正酣李

鷹之歸夢富春山裏冀遂子陵之初心豈將往不返  
耶縱欲挽止亦各成其志耳寧不許歸然騷人自求  
適情匪勝地無以娛老清標爽塏豈合小丘樊樓遲  
逸興狂踈只宜佳山水放曠買山計拙平生少鄂公  
之錢泛湖心長何處駐范蠡之棹歷數一天下之勝  
景寂是五月涼之名湖地連剡中尚留返棹之雪波  
開鏡面宜照落井之花萬壑清風應勞玄鶴之夢一  
天秋水正愜白鷗之心倘勝區得歸斯人庶高風無  
愧此地肆將鑑湖一曲許作爾晚景之娛爾其徘徊  
一湖之風月遨遊百年之光陰十里荷香行見秘監

之管領千秋藥觀一任道士之經營何必萬金為哉  
堪笑疏傅之橐不用一錢買也奚羨鄧氏之山於戲  
一棹將歸萬里非遠百壺祖帳縱隔風雲之契心一  
鑑飽帆底見煙霞之換骨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制

擬宋加拜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制

皇帝若曰爾能活十萬人東州濟困其惟良二千石  
春官晉升卿既救朕一路之民朕故授卿三宗之職  
朕惟分主憂曰良牧活民命為上功平陸肅菑孔距  
心之罪也河內發粟汲長孺之賢乎肆韓琦之蜀州

救荒國以永賴亦仲淹之太平調饑朕所庸嘉今知  
青州富弼股肱惟臣屏翰于國星軺轉北決勝樽俎  
之間鳧鳥飛東丐聞簿領之外豈意隣州墊水之患  
適在良臣守土之時渚鴻失依散塗而之四涸魚  
陷急哀填壑者幾千魏殍堪憐豈可立而視也秦瘠  
方甚誰能往而哺之幸爾賢使相為治惟恐一夫婦  
弗獲捐廩出粟視百姓而如傷拯溺救焚靡一民之  
或瘠民各得其所以矣大庇廣廈千萬間吏不當若是  
耶勝作中書升四考差異績茂著於周急宜寵命誕  
宣於晉庸謠騰福星何德政而致此秩高卿月在宿

望而亦宜可加拜弼為禮部侍郎想宜祗服寵章載  
彈誠慮一方永謐紓我宵旰之憂三禮惟清佐我休  
明之治於戲廷得重身寇恂姑借於河南行且召之  
黃霸豈久於潁北

頌

斗米三錢頌 并引

伏以解愠阜吾民之財同春四海豐年為聖王之瑞  
一秋三登苟朞年穀告熟之由蓋亦人主行仁之效  
是以周王闡綏邦之化荷歟千倉萬箱漢文做邳隆  
之治時則十錢一斛蓋其上下和而天人合一德交

字所以陰陽調而雨露均百穀滋息粵稽大唐貞觀  
之世亦有中夏屢豐之休仁漸義磨即大國五年之  
治時和歲熟致太平庶蕃之祥迨九扈奏金穰之辰  
而五穀若土價之賤金膏溢宇四載凝九鼎之和五  
粒登塲一斗當三錢之直未知魯年之大有亦若是  
耶竊計周田之多稔無以加矣斯誠人國之上瑞莫  
曰當時之少康恭惟我主上殿下德孚天心憂勤  
民食堯四時之平秩罔或忽於仲春仲秋箕八政之  
懋先每閔念於一暘一雨屬茲此歲歉荒之後益軫  
來秋登熟之望臣愚不佞竊誦昔賢願豐之詩敢附

牧人占夢之悃爰抽管而獻頌遂援古而媿今頌曰  
麥歧于秀星覆其斗滯野秉穗滿車甌宴言適我市  
言沽我米貨輕于橐穀崇於坻俗斯回真價不二三  
天固降康后實德參弗勸而勤農敏鑄錢其始自今  
穰穰萬年

策

王右曰文有一代之體而與世道相污隆讀其文可  
以論其世也周道降而策士縱橫漢業弘而西京爾  
雅之文之體孰使之然歟二陸迥暎之詞珠流璧合  
六朝綺麗之唱鳥過花飄世亂則同而文體之異何

欽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而不能迴既倒之瀾輕縑素  
練窘于邊幅而不害為明時之輔抑亦文體之得失  
不關世道之盛衰歟欲革浮華而大誥是作黜去險  
怪而學體丕變庸俗之方本不在於言語而正趨之  
要豈不外於取舍歟俚之而有宮體俳體之譏詭之  
而有時學時文之誦是將氣格之隨人而莫之可矯  
歟毋或獎進之失宜而轉以成習歟縣文以世降而  
體不得不變唐虞而有典謨之體商周而有訓誥之  
體流而為漢唐正宗流以為宋明諸家雖其元氣之  
厚薄與時消息類皆循蹈軌範羽翼經傳以鳴一代

之盛而不失典雅之體矣我朝文明鴻匠接武耻讀  
非聖之書羞道非法之言窮則攻傳後之業達則治  
需世之文黼黻皇猷賁飾至象一見其書可知為治  
世之音也近來文風漸變其所謂操觚之士不本乎  
詩書六藝之文埋頭用心反在於稗家小品之書發  
而為詩文駢儷之作也筆未落紙氣已索然譬如昏  
睡之人時作譫囁自以為極其巧透其妙而不成葫  
蘆之畫殆同迷藏之戲用之鄉黨而反不如學究陳  
言用之朝廷而無以行大小詞命求之前代無此體  
段考之我東無此品格是果孰從而傳法之也予為

是問每對筵臣未嘗不以變文體之說反復申戒不  
翅慙懇而聽我藐藐成效漠然如欲一洗啁啾之陋  
咸歸醇正之域蘊之為經術著之為文章庸成一代  
之體俾新八方之觀則其道何由于大夫其自是策  
撰近曰挽古轍使予莫為空言

臣對於戲臣嘗以為文之有體猶樂之有調夫聲  
音之道既可觀於治忽則文章之體獨不係於污  
隆乎蓋昔三代之際八音備矣六律諧矣金鼓玉  
磬而迭奏其聲土在蕢蓬而各盡其情則詔護之  
盡善盡美桑濮之或淫或吡無待季子之觀周而

不難晏氏之規國矣逮夫樂器既淪樂法隨廢古  
所謂清明象天廣大象地之體四時終始風雨周  
還之用率莫得以復見則充塞兩間之氣壹鬱而  
不之宣矣金膏玉燭之治危舟促絃之亂將於何  
而考之乎獨茲天下同文之書爰得三才萬變之  
妙始於伏羲之八卦而藏陰陽之機絨闡於大禹  
之九疇而盡藝倫之本原辭而發性情之用藻而  
象天地之文聖人用之而傳千載精微之心法匹  
夫用之而得委巷啁啾之形容則真所謂使人鼓  
舞於絲竹之外者莫是文若也且况樂之於人則



情發而言言永而歌歌依而聲聲和而律不免有許多般變化層節而今夫文則不然四端之所感七情之所觸苟有發焉則轉移之間不容髮而成焉由茲以論文之可以觀人善惡占世污隆反有捷於樂者也今當樂法之淪廢欲觀世道之治忽者舍是文又奚以哉雖然觀文之道亦自有術既莫可以盛衰論也亦不可以高下論也西山採薇之歌論其文則高矣而曷嘗若青田學士頌麥穗之郝雅溫厚元和聖德之詩語其時則盛矣而又豈如貞觀直臣誡十漸之典則劄方乎漢高祖之

慢罵不學而大風歌雄渾有治世之意武帝之雅尚文學而秋風辭不免有衰世氣像此蓋茅茨土簋大羹玄酒亦一體也明堂繡衣知球赤刀亦一體也顧其時然矣豈可以是而斷之曰三王之文不若二帝之文宋明之體大遜漢唐之體切切焉悲時世之遞降而歎文體之漸衰乎嗚呼禮樂有損益而文章亦有損益帝堯曰中而帝舜曰危微精一孔子曰仁而孟子曰仁義禮智此乃前後聖立言之或簡或詳隨其時而自不得不同異也今有業於文者而必師堯與孔之簡不法舜與孟之

詳曰是乃古文之體也得不類揮千綴八佾之舞  
引匏樽瓦缶之響曰此真古樂之調云爾乎臣願  
不能於文者其於古文今文之體殆同聾者之聽  
樂而今奉 聖策自不覺激仰之衷輒以管井之  
見仰塵絃纊之聽臣實有應文之罪誠惶誠恐臣  
伏讀 聖策自文有一代之體止轉以成習歟臣  
雙擎百拜有以仰好問之 盛意也臣謹按朱夫  
子之言曰文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  
文蓋有世則必有文有文則必有體治平之世其  
文也正而雅衰亂之時其文也變而漓正而雅者

有正雅之體而與治同道變而漓者有變漓之體  
而與亂同道不翅若涇渭金鐵之分而具眼者皆  
能辨之矣是故欲知世道之污隆則必論文體之  
正變觀乎甘誓之文而知夏德之將衰觀乎叔蕩  
之詩而識姬業之陵夷誦六經之書則知其為治  
世也讀左國之文則驗其為衰世也信乎文體之  
闕氣數而相與盛衰也雖然文之體亦不可以一  
槩論也有體雖正而世或亂者亦有體則變而世  
方治者平淮碑不失典雅之體而李唐中葉烏能  
方祈妣成周之盛西崑體尚有駢儷之陋而香孩

一治亦足駕宋齊梁陳之亂嗚呼此豈可以聲音  
笑貌求之者哉莫若觀其理而辨別乎性情之邪  
正求其氣而彷彿於聲韻之舒促于以論文章之  
盛衰于以占世道之污隆也然則觀文之術其不  
外乎理與氣乎臣非無稽請因 聖問而條對之  
嗚呼岐豐之治邈矣難追而堅白之論并揚墨而  
肆行金刀之業將大有為而三長之文與班揚而  
迭鳴彼固不幸而不見正於聖人此亦有幸而得  
遭際於鴻運觀於二代之文亦可驗氣一舒而一  
促理或明而或暗也嗚呼機雲迭唱有玄圃積玉

之美譽齊梁尚麗若草木鳥獸之同腐觀其文則  
實有高下之不同而論其世則均是亂亡之餘業  
然則二陸之文雖或曰妙絕漢魏之氣也之理也  
亦未必有勝於締章繪句之江左餘風臣愚則不  
必以同世不同文疑之也嗚呼文起八代倡正音  
於既絕韓愈之於文章可謂至矣而貞元之治果  
未知其何世錄進千秋贊弘業於開元則曲江之  
於遭世抑云盛矣而濟時之文或見少於大方然  
而承六朝文弊之餘得千載不傳之緒低轡晉魏  
上軌漢周使雕琢浮華之氣斂而歸之於醇正之

域則不可謂無補世之功也宰相風度雖許人間  
之仙鶴天寶一亂終莫能以彌綸而徒作下殿之  
白羽則張說之譏彼焉得以辭乎嗚呼大誥作而  
浮華之風未革險恠黠而醇古之體蔚興則人主  
導率之方言語為末主司取舍之際士趨隨異此  
可見丕變文體之要道而世道之治亂亦未必不  
在於教導之得失也嗚呼宮體俳體不過詩人之  
小伎倆恐不足備論於氣格之高下而時學時文  
自是拗相之大病痛不專為一時獎進之失而已  
也噫歷舉前古往哲之論尚矣伏况我 殿下典

學深奧燭理則炳凡千古文體之孰盛孰衰世道  
之一污一隆莫不畢具森列於 燕洎之鑑如臣  
顛蒙顧何能敷陳一二於 聖問之下以對揚  
好問之盛意乎臣伏讀 聖策自綰文以世降止  
其道何由臣雙擎百拜有以仰求助之 至意也  
嗚呼文體之與世級相上下厥有久矣羲軒之世  
固無可論降自唐虞莫不有文典謨變而為訓誥  
則典謨乃唐虞之體也訓誥降而為漢唐則訓誥  
乃殷周之體也以至漢唐正宗之體宋明諸家之  
體一源萬派各立門戶若乃元氣之厚薄雖無奈

於時世而體格之軌範總不越於典謨訓誥之中  
譬如萬弩迭發而不出養由之彀百巧呈能而皆  
遵工倖之墨其所循蹈規矩傳習體裁者亦皆足  
以羽翼於經傳之文彼鳴於一代之治矣逮至我  
朝尤有盛焉踰稱小華而自古尚六藝之文運  
際河清而一世囿文明之治鴻匠鉅手接武於薦  
魚之化偉詞大筆輝映於冠珮之列此皆攻力  
於聖賢之書而專心於菽粟之文以之而為傳後  
之資以之而為需世之具古所謂黼黻皇猷賁飾  
至象者豈在於斯矣今之讀其書者庶幾徵典雅

之遺緒得治世之正音相傳萬川之月不失一代  
之體矣奈之何挽近以來文風漸衰衆弊俱興詩  
書禮樂之文弁髦已久稗官奇僻之書沉淹有素  
操觚之士不特千百而為文之體人人各異殆若  
人面之不同而若論以元氣則粹者駁者厚者薄  
者斐然而并出若論以品格則雅者俗者奇者詭  
者雜然而群噪及其發以為詩文駢儷之作也除  
非度信所謂驢鳴狗吠之音還是曹蜍李志輩厭  
厭泉下人也并與優孟之衣冠東施之效顰而莫  
之能焉夫所謂六經之文不獨畫葫而止耳不獨

東閣而止耳亦將如猿狙服周公之衣冠嘗吃盡  
去而後快似此體格果何從而師述乎似此文字  
將何處而需用乎靜究厥由誠莫曉其馴致也其  
將委之曰偏邦云乎則我東醇儒鉅工之作既如  
右矣其將委之曰不讀書云乎則臯夔稷契何書  
可讀而三謨之體如彼其盛乎其將委之曰世降  
云乎則今之運會尚不離於唐虞亭午之際一會  
之內氣數之醇漓厚薄豈若是其相舛也况我  
聖上教導之術靡不容極課程之法燦然畢舉文  
臣則有課試 親試不倦之教誨章甫則有月講

旬題陶甄之 神化文體之恠詭者斥之黜之文  
氣之萎蕪者培之植之又於 廷臣之引接累講  
變文體之道慙慙懇惻之教每發於中朝則草尚  
之風必偃理之常也成效之邈然又何故歟臣嘗  
竊歎於中矣究受弊之原夫今之為士者螢囊之  
下所讀者何書烏聲之求所講者何義竊觀其室  
則案前堆積摠是華人近體之文席上講究無非  
清儒務奇之說而至於六經之書秦漢之文槩不  
知為何物也蓋彼中華近體之文則其氣像之萎  
靡調格之啁啾已無可言而其所為體不一其體

齟齬笑折腰步墊角巾葵葉扇自以為得古人三  
昧而俱未免為刻鵠類鶩者也又或有前代遺黎  
混于雜髮悲冤慷慨之發於文詞自不免為恠激  
之音者也又或有一二奇詭之士餒着古人之書  
而不欲為已陳之菊狗漫作戲劇之體聊博一日  
之粲者也今之士者初見而好之睜眼呿口真若  
遇不世有之希珍異味且曰中國大方之士而能  
如是吾儕陋矣盍隨焉而滌吾舊也殆若鄉居野  
人猝然見紉袴子郝冶樂而效之先從其輕儇處  
學習者然然則今之文弊即清儒誤之也即華書

亂之也曷嘗由世級之降也曷嘗由居地之偏也  
議者曰欲掇今日之文弊則莫如盡焚華人之書  
更禁燕肆之購臣則曰此猶未也今夫士之惑華  
書而不返者是豈華書之罪歟特東人不能明文  
章之理也東人不能辨文章之氣也夫文章必有  
理焉無理則不成文矣文章必有氣焉無氣則不  
成文矣故侯希聲之言曰韓愈之文理勝詞李翱  
則曰愈之文如驅濤湧雲苟使今之人先知理與  
氣為文體之至要則雖日撻而勸之決不讀華人  
一行文矣亦何煩於焚之禁之乎伏願 殿下先

飭主司之臣每於取舍之際必取理勝氣到之文  
黜去斷爛牽合之體使士子咸知六經之可法而  
率書之流毒則文體之丕變可以日月計也其何  
有於新八方啁啾之陋而成一代醇正之體乎臣  
伏讀 聖策自子大夫止莫為空言臣雙擎百拜  
益自愧所對之說不能塞聖問之萬一也臣請以  
一得之見尾陳之臣嘗聞醫經之言曰文章太盛  
亦是天地之一病夫既盛也又何為而病也蓋如  
牡丹以蓓蕾為盛而以爛漫為衰也然則凡於教  
導之際惟以絕浮華培根本為急先務使文體日

返於淳而勿求為煥爛之章然後雄渾之味常有  
餘而 國家文明之運長如花未開之春月未圓  
之夜矣豈不休哉豈不盛哉惟 殿下並賜財擇  
焉臣謹對

七書講義

大學

御製條問曰正心章言心而及於身修身章言身而  
及於家傳文之體然也而獨於齊家治國章不特言  
家而及國而已却從身上說起與他章之例不同何  
也



臣晉賢對傳九章所以釋齊家治國也今雖只就齊治上說去夫孰曰不可也但是齊治者即明新之大閏頭也傳是經者知其不可忽也故文更溯其本源反求諸身曰孝所以事君也弟所以事長也慈所以使衆也申申致意於修身之工朱子章句又以身修則家可教矣一句語發之於首誠以明新交接之際不可不知其本而明着眼也此所以不同於七章八章之例也又非特首節之如斯而已中間許多迤邐說到者亦莫不先自修身上推去若其較著易知者雖不必論至若其機如此

之機字所藏乎身之藏字隱然包括乎修身之工以明修齊治三者之離一步不得則朱子所謂若無統紀血脉貫通云者未必非指此等處言也

### 論語

御製條問曰子路之問士同於子貢之問士而夫子之答則不同何也參究前後所答則雖是各隨其人而告之者不同之中亦似有未始不同者可詳言之歟

臣晉賢對由賜之問既同而夫子之答各異者蓋因言語之所有餘德性之所不足而言之固若截

然不佻莫可移易者然然而聖人之教萬殊而一  
理假如子貢之問而以切切惺惺誨之子路之問  
而以行已有耻答之亦何傷於撞鐘之應耶只緣  
如是答之而後可以進子貢之學如彼答之而後  
可以藥子路之病故耳自其不同者而論之則雖  
若前後之判異自其同者而語之則均之為明人  
倫也均之為慎言行也均之為涵養之工也至如  
行已有耻一句語又包括得許多道理耻朋友之  
不切惺則切惺亦有耻也耻兄弟之不怡怡則怡  
怡亦有耻也然則前後之答雖謂之語異而旨同

未為不可也

孟子

御製條問曰孟子不曰智者以小事大而保其國乎  
滕國雖編小豈有不能事大之理而今於事齊事楚  
之問直以是謀非吾所能及答之者何也

臣晉賢對事齊事楚即戰國之權謀也畏天事大  
即天理之公正也若使滕君問事大之道則孟子  
亦當以天理之公正有所詔導者而今焉以間於  
二國何事何否之道問之則是謀也不過為縱橫  
家權謀之說孟夫子豈為是我此殆與孔子所謂

軍旅之事未之學焉者同一意也

中庸

御製條問曰未發時有工夫之可言歟抑不可言工夫歟朱子曰人須是於未發時有工夫是得又曰未發時着不得工夫蓋纔着工夫便屬已發而朱子前後之論若是不同當以何者為定論耶

臣晉賢對臣謹按程夫子之訓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而朱夫子釋之曰未發則為水鏡之體已發則為水鏡之用然則當其未發之時塵埋其鏡風搖其水則已失其水鏡之體不復見其水鏡之

用矣安得不揩磨於未照之前停畜於未流之時以待夫妍媸之照東西之法乎今夫未發之工正若是焉苟無戒慎恐懼之工涵養於不睹不聞之時則及其既睹既聞之後將何以擇其中而處之乎然則朱夫子未發時有工夫之訓自是定論而即指戒懼工夫也若其着不得工夫之說蓋亦有為而發是所謂未發時着利仁不得也既云利仁則便屬已發故前後之訓所以不同也

詩傳

御製條問曰此言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言吉甫之賢

而并及其友也此章下章只言車服之盛而至末章始稱張仲孝友則吉甫之賢於何考見耶

臣晉賢對夫友者友其德也豈有不賢而能與賢人友者乎古語曰居視其所親又豈有與賢者相親而反自不賢者乎是故鸞鳳不與鴟鴞同棲麒麟不與豺狼共群有曾閔之行者亦未嘗與跖造相交今此吉甫之友乃有孝友之張仲則吉甫之孝友從可知矣吉甫而孝友則其移孝而忠移友而順又可見矣苟使吉甫而不能於孝友則維彼孝友之張仲豈肯與之友而又與其燕乎然則稱

其友之孝友者乃所以稱其人之孝友也雖無文武吉甫之譽以定王國之功即此張仲孝友一句語已盡吉甫之賢矣

周易

御製條問曰泰之六四傳義皆以此爻為小人復來之幾然諸儒之說則或云三陽既進樂與賢共或云從五下賢其心休休或言下以剛直事乎上上以謙虛接乎下允此數段較似有味可以有補於傳義之闕歟

臣晉賢對治亂之幾條若倚伏斯須之間不可忽

也故聖人處泰之道蓋亦凜凜乎已是故雖在九  
二同德之時已有四者之戒未嘗一日安於心也  
及夫九三將中之日時已泰矣憂何有哉乃反以  
小人之復汲汲焉為憂至有艱貞食福之戒矧茲  
三陽已去三陰將反翩翩而下其勢必來則聖人  
所以惕勵憂虞反顧矍矍者容有極哉故六四之  
象明眇否泰將變之幾而末乃以城復隍戒之於  
上六矣此是一卦中大義夫何必為別般異見以  
傷古聖人垂戒之奧旨哉後世儒者務出新奇必  
欲倍程朱之訓故三家云云之說各立己見乃欲

以六四之時為極泰極治之好時節而少無先幾  
告戒之義臣未知其可也

奎華名選卷之一

奎華名選卷之二

癸卯選講製文臣著

李翼晉

字釋明全州人丁卯生癸巳司馬庚子柑製

居首 賜第赴壬寅 庭試

律賦

天子呼來不上船

命韻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

述夫一代詩酒如來後身萬丈樓船太平天子金塘

溯月繫錦纜於汀花五樹臨風醉春光於仙李休教

鳳詔之銜丹不勝鸚鵡孟之引白長鯨之吸已滿只有  
酒債尋常黃龍之舳未攀坐違天顏咫尺翰林供奉  
臣白本以飲中八仙世稱山東六逸清樽月夜影自  
對於成三赤幟騷壇人或許以第一王學士之擺脫  
塵白幾戀內醞三升漢方朔之謔浪金門只愛君山  
一斗龍巾拭吐霜靴蹴老奴之肩鳳箋題詞玉硯奉  
仙娥之手迺者楓宸移翠華之仗蘭舫御白蓮之池  
木葉催霜方屬汾陰之勝賞金聲擲地詎無栢梁之  
新詩俄聞燕衣中人從名青蓮詞客太液之仙舟暨  
艤政須才子之無雙沉香之花墨方濃佇者錦囊之

盈百我乃乘紅潮之上而睡白日之中天黃壚蟹螯  
托神交於嵇阮同飲漆園蝴蝶寓真夢於逍遙一篇  
雖醒亦狂寧知萬乘之尊且貴匪人自倒顏卧七尺  
之頰而長麴蘖沉冥莫教閑中之攬枕形骸放浪且  
樂眼前之呼觴豈禮法之是拘從吾心之所安騎似  
知章之船誰扶上五花馬漉餘淵明之葛幘不著接  
羅冠只在無何有之鄉非謂所不名之士然而泛泛  
其逝凝宸情於白蘋汀洲招招不來爛餘醉於紅杏  
村市仙樂如聞於夢中雲帆若隔於天上典朝衣於  
春肆那能冠冕之復隨迷舊步於花靛便屬江湖之

相忘舒州力士之在座我欲與爾同生歡伯將軍之  
登壇君命有所不受花前鷄首縱未載一個詞臣塘  
心鳴頭若為添萬斛春酒茲蓋臣平生雖許身以狂  
士真受知於皇家苑柳眠風如解嘲於渴睡池荷釀  
露似帶笑於眼花倒衣顛裳莫云名不俟駕幕天席  
地誰禁我且欲眠始憑綠蟻之沾唇偃然高枕終被  
黃門之扶掖挾以登船

詩

爆竹

酒罷屠蘇酌篁林散火星砵輶聲走礮齧扑勢奔霆

盆葉同燃翠山燐不見青金姑驅百厲安用盡桃靈  
表

擬商群臣賀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表

賁賊化於乘龍方闡柔遠之烈震王討於殲豨爰覩  
斥小之休功奏睽孤志存解拇念王師雖貴於伐叛  
而小人必戒於亂邦軒皇征蚩尤之兇既乃觀象於  
指佞大舜討頑苗之惡亦粵命龍以聖讒方朝廷泰  
安之時尚患羸豕之躑躅別國家師興之際寧容鬼  
蜮之跳踉顧當遠夷梗化之辰舉切儉人抵隙之慮  
憑地利絕險之勢莫遏狼毒之肆行幸天下有變之



秋實恐蠹賊之內訌肆以我后震用武之畧克軫明  
廷此匪人之憂天心奮既濟之剴聖武方宣於討亂  
左腹察明夷之象宸猷尤切於祛邪九伐之皇威未  
伸幾多盱玉食之歎一線之微陰曷長架思繫金柅  
之圖何幸鬼方之底平聿見憐小之勿用執訊獲醜  
奏膚公於綏邊開國承家遠倭人之干政端門稱飲  
至之禮實仰師執禽之功宵人絕釀禍之萌奚止解  
射隼之喜誅討夫訖於三載朝著咸清於一時體地  
水有容之規殊俗盡化赤子象天山不惡之義巧言  
何畏孔壬群邪屏踪斷無剝床之慮百蠻順軌舉懷

羊面之誠師還之辰晉賀曷已欽惟我后功成大育  
化洽中孚懋干戈省躬之謨利用侵伐任舟楫濟川  
之佐貞吉光亨惟其王道復興所以遠人咸服伏念  
臣等俱之一節之蹇蹇叨忝百僚之師師陽長陰消  
獲覩傾否之喜文修武偃庶贊濡賁之休

詔

擬唐賜鑑湖一曲詔

皇帝若曰玉觀揭千秋之踊野服黃冠瑤圖分五月  
之涼晴沙綠水茲與湖山一面俾許優游百年惟卿  
詩酒風流煙霞痼癖名傳杜工部詩上世謂八仙中

人家住越句踐城南仍踰四明狂客綠帶詭金貂之  
典素懷薄軒冕之心碧山效銀魚之焚已決巢雲松  
之計張曲江之風采不讓翼乎如仙鶴霜毛益夫子  
之遐心莫回超然若白駒空谷今朕許爾朝班謝臨  
之願圖爾晚境娛心之樂剩水殘山應難適禽魚之  
性吳頭楚尾何處少風波之家睠茲一泓剡川實擅  
五湖佳景荷香桂子波心照越女之粧雲影天光水  
面掛秦樓之月者如鴨頭之綠吹可添於金樽澄似  
鸞背之青名不虛於水鑑固隱者之盤旋邁軸又自  
家之生長村閭翠柝青杉不改騎竹之社白鷗紅蓼

應記敲針之磯商雉千峯豈惜東園之管領桐江七  
里宜許子陵之棲遲爰命杭州守臣特賜卿鑑湖一  
曲以助晚年游賞惟茲一片白之名區勝似萬鎰黃  
之珍橐茅土之恩榮是做不費買江湖之錢水國之  
風光自專寧有入官府之歎金塘玉漱翻成漏版圖  
之鄉菰圃菱田便作無王稅之地山陰夜棹揔是孔  
巢父丹丘生諸人越國秋香無非霜橙子紫萼羹佳  
味卿其臨晴湖而涵泳惠澤睽澄波而激揚清風能  
臨雲林縱多隱居之樂回首京華毋忘進退之憂於  
戲嘉遯之風莫攀雖朝廷咸惜其去高尚之志是遂

西君臣貴相知心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上標文

綠野堂上標文

伏以巖廊畫節三朝白髮丹心林壑棲身一區紅亭  
綠野已覺浮雲名利好作平地神仙主人唐室棟樑  
晉國珪組西淮用兵之策始與一二臣同北扉調元  
之功于今三十年所出入佩安危之重邦免以官為  
家進退卜消長之幾不翅如木支厦河朔之難未靖  
郭令公之注意方深衡山之廬欲荒李鄴侯之還鄉  
無日幸值國家升平之會遂決林泉頽老之謀章扶

陽之白屋懸車繼副謝簪笏之願疏少傅之青門祖  
道不違治田廬之功迨暮景切首孤之思而新築卜  
食龜之野新田綠茂草木識牛羊之途古橋青雲江  
山記竹馬之社木石具備奚但人謀之克藏川麓縈  
紆抑亦地靈之告吉肆迺經營於心上致茲突兀於  
眼前柳巷槐門不是公侯第宅藥欄花徑依然山野  
風流嵩嵐滴青倚南窓而舒嘯洛川迴白臨清流而  
濯纓溪堂之文酒相尋每遇元中郎白太傅者類朝  
廷之是非不到誰識牛奇章李贊皇諸人超然物外  
之仙區展也寰中之福地胡為將胡為相知有一片

靈臺可以樵可以漁坐擁十里平野漢武侯之薄田  
十五頃子孫之衣食自饒陳元龍之高卧百尺樓湖  
海之氣象可掬恭成短引助舉脩樾兜郎偉拋樾東  
三月清明細雨中一聲布穀催春種窓外棟花強半  
紅兜郎偉拋樾四暝色長安寒樹迷有美涓涓秋水  
隔嵩岑初月入簾低兜郎偉拋樾南清伊水色碧於  
藍一望三途連楚尾行人日夕不停驂兜郎偉拋樾  
北孤星一點向丹極進退江湖廊廟憂不禁中夜思  
京國兜郎偉拋樾上雲白山青天宇曠剩得栽培仙  
李春錦坊花柳逗新唱兜郎偉拋樾下方塘裊裊細

泉瀉官情已覺清如斯月色天光照永夜伏願上樾  
之後北海之樽不空東山之屐無恙山中野服誰知  
舊日功名麥畦稻田好占農家風味綏福祿而腆厚  
保家室而平寧

銘

金人銘

并引

述夫金乃七兇之精以舌為說人是萬物之首惟口  
興戎故厥像之三絨存炯戒於萬世蓋聞尚象制器  
禹鼎有凝命之休因物寓箴湯盤垂新德之訓粵若  
敵器之箴太室既眎滿招損之規桓圭之錫上公亦

取強不撓之義惟先王則象之妙自在不言之中所  
後人監法之方必有會心之地念吾人千萬端尤悔  
由平日一言字樞機衛侯賦初筮之詩厥有童叟之  
俾出端木惜君子之失至譬駟馬之難追木訥近仁  
必貴守如瓶之則莠言亂德易招巧似簧之譏肆聖  
人近取諸身而至理形之於器從革登雙南之賦蓋  
受氣也偏剛方圓得五體之全乃審像而惟肖可知  
其為人之確然貞固尚慮一開口則便出是非所以  
扞舌而三加其緘銘背而一言以蔽惡夫箕翁舌之  
象毋爾捷捷幡幡有若斃無口之形所貴渾渾默默

奚但玉磨玷之喻寔取金爾音之規異木舌金口之  
聲徇于道左偕天球大玉之寶藏諸廟中名曰古之  
慎言不嫌致意之申復默而識之何有尤覺矣訓之  
丁寧凡茲易其言之人盍存觀於斯之戒銘曰  
爾身匪柯不可以則爾心匪鑒不可以度於何取法  
惟口之緘名言于茲戒舌之成

七書講義

大學

御製條問曰顧諟者靜存動察皆是顧字工夫云云  
先儒以聽無聲視無形為靜存之工此說果何如耶

朱子語類以為但有視聽何妨為靜以此觀之視聽屬之靜存工夫無所不可耶然則栗谷以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靜中氣象與朱子之論大相逕庭者何也

臣翼晉對顧諟之工通貫動靜必使這箇天理常要光明燦爛照在目前則靜存動察無時不顧而以言靜時工夫則饒氏之說恐欠剖析故先正臣李珣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靜中氣象先正之言似若與中庸或問之旨然有逕庭而聖學輯要正心章下有曰見之而不起見之之心聞之而不

起聞之之心則不害為未發又引程子之言曰耳須聞目須見又曰未發時亦有聞見執此以論先正之意非謂視聽非靜中氣象視於聽於者便有見之聞之之心而非靜中氣象也此與朱夫子視聽何妨之訓各有所當而實相表裏矣

論語

御製條問曰此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大抵名者實之實也聖門之所痛斥而深惡之者也夫子反以名之不得稱至發疾之之訓者何歟

臣翼晉對不求知而人自知者君子為善之實也

無其實而求其名者學者為人之病也聖人之所  
深戒者無其實而求名者也君子之所深疾者  
無其實而無可名者也故夫子答子張之問以聞  
達二字警其務外之病則是乃無其實而求其名  
之耻也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者是  
乃無其實而無可名之耻也四十五而無聞者  
猶為之耻况乎沒世而無稱者乎且夫矯俗而干  
名者或有粧撰欺人於在世之時而百歲之後公  
論大定非有可稱之實則必無見稱於人故士或  
有不得當世之名而沒世而名益彰者如伯夷叔

齊之類是也亦或有負當世之名而沒世而名湮  
滅者如荀或孔光之流是也是以沒世二字尤可  
見稱實之名非過情之聞也故君子非有意於求  
名而有其實則有其名小人惟患人之不知而已  
無其實則無其名同一名字而或斥其求知焉或  
疾其無稱焉者豈非意各攸在而言各攸當者乎

孟子

御製條問曰孟仲子趨造之言固不誠矣而孟子不  
得已而之景丑氏則是又成就其不誠也若使景丑  
氏執此以譏孟子又將何以答之

臣翼晉對此章之旨專在不得已三字若於此錯  
者則一章之旨都錯了蓋不得已云者非逼於仲  
子之使人要於路也亦非為曲成仲子之言而彌  
縫之也辭疾出吊本欲使王知其非疾而示以所  
不名之義也今為仲子一段權辭所掩晦不章此  
箇義意終無以達於王縱使不朝而徑還齊王亦  
必不知其真箇無疾而無由以警悟之矣所以不  
得已宿於景丑景丑齊臣宿於齊臣之家必欲使  
齊王明知其非疾而前日出吊之意於是乎益章  
矣誠若迫於仲子之權辭不得已至此亦當由東

郭而直造於朝以實其言何必景丑氏之之也故  
曰不得已三字為此章大眼目雖使景子之問及  
此亦將以是為答有何難言之端乎

中庸

抑製條問曰人心道心皆是情也而七情四端即所  
謂情則四端為道心七情為人心耶約之為四端衍  
之為七情而其實則一也然則四端七情皆可謂道  
心而四七之外更別無情則人心之為情獨無名目  
之可指而只可謂生於形氣之私耶且生於形氣之  
私謂之人心原於性命之正謂之道心則人心只發



於氣而不原於理道心只原於理而不發於氣耶  
臣翼晉對人心道心同一情也七情四端均是情  
也是以人心之中合乎天理者不害謂道心七情  
之中剔出善邊者即所謂四端豈其人心必外於  
四端而道心不與於七情耶故衍之則為七約之  
則為四分而兩之則道心直透人心傍出合而一  
之則人心一源道心一源若又徒知道心之由於  
四七而不知人心之亦由於四七更於四七之外  
別求名目之可指則不幾反鏡而求光乎且夫道  
心源於性則雖若不涉於氣人心發於形則雖若  
不本於理然而理不乘氣則無以發氣不載理則  
無所發曰人曰道固有間架之不同而若其所以  
發則同一理也所能發則同一氣也理氣互發之  
說先正臣李文成辨之已詳臣何敢架說

詩傳

御製條問曰此曰從以騂牡周色尚赤騂牡者用於  
宗廟之牲也今於公卿有田祿者亦用騂色得無僭  
猥之嫌耶

臣翼晉對臣謹按魯頌闕宮詩曰白牡騂剛註曰  
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蓋周公用王

禮故嫌於文武之廟不敢用駢而取其白魯公則  
無所嫌於王禮故必用駢所以從周之尚也夫  
如是則祭必有所薦之牲牲必用所尚之色非所  
以擬議於所尊之地也乃所以不敢違時王之制  
也又按有客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註曰殷尚  
白故從殷之舊微子殷臣也苟以尚白之色而嫌  
於殷王之禮則夫微子豈為是哉由是觀之此章  
駢牡之薦不過從周所尚之色而已有何僭猥之  
嫌乎

書傳

御製條問曰成王賜周公天子禮樂之說始於禮記  
明堂位而漢儒解詩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之文亦因  
之自是諸儒相傳迄無異辭惟此篇林氏之說雖未  
能旁引曲證頗疑其周室既衰魯竊僭用而托之於  
成王伯禽則庶乎其發前人之未發劈千古之疑案  
矣按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  
角往報之天子即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則惠公  
何復請之有蓋魯之僭禮具載于策其始終本末今  
猶可據春秋桓五年書大雩則雩之僭始于桓也閔  
二年書禘于莊公則禘之僭始于閔也僖三十一年

書四卜郊則郊之僭始于僖也而魯頌閟宮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下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則自伯禽十有八世至僖公而詩人頌郊祀之禮矣但程子以成王伯禽之賜與受為非而其倣托之跡率未有道破者朱子亦因程子之言而初不置疑於魯禮之末失何也豈他有所考而非後學之所敢及歟

臣翼晉對孔子言魯郊之非禮則曰周公其衰夫郊廟之僭必在成王之世則周公之衰匪今斯今衰定之世去伯禽已遠則從先之祭厥惟久矣夫子何必於百世之下追究先君之失反有此傷時

慨世之歎乎觀於其衰二字可想其季世末流之失而非成康盛時之事矣况此東周請郊之說明載於呂氏書及春秋註說又以閔僖桓三世事言之閔禘之書於經猶屬禘莊之非禮而未見其必為僭禮之始也至於桓之雩僖之郊的是僭禮之始而註說明白可據閟宮之詩又在僖公之時則適足以證其郊祀之始而漢儒之從而實之者蓋本於戴記明堂位之說然明堂位一篇所可考者即不過朝祭位次及名物車服而已若其所載成王周公之事則如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又

曰周公踐天子位此等說先儒辨之已詳無容更  
議而獨於賜禮樂一款則自孔鄭以來認作希世  
之盛禮莫不靡然從之逮宋程朱兩先生始乃祖  
述夫子之遺意劈破彼郊之非禮其意若曰雖成  
王賜之伯禽受之是乃君臣之晉失云爾則蓋其  
所辨在於人臣僭禮之大防非在於世代先後之  
節目也當時門人若有以春秋書始之事反覆叩  
問則必有一定之正論可絕千秋之疑案而惜乎  
游揚黃蔡之問胡未及此獨有林少穎因此篇命  
微子慎服命之句推衍是說以為決知非成王慎

於此而不慎於彼也始疑其周衰魯僭而托之於  
成王伯禽之世若是者真可謂道得書外之義而  
庶乎其得夫子歎魯之旨矣又按禮注王新安發  
明程子之餘意以為成王未必賜伯禽未必受此  
與少穎之說又相表裏於此亦可見此箇議論間  
多有之顧臣諉寡之聞無他可據之證姑就聖問  
中條件敷衍為說而又何敢枝蔓其辭以犯說鈴  
之譏乎

周易

御製條問曰彖傳咸感也程子曰感者人心之動也

彖傳又極言天地萬物聖人感通之理則咸之一卦  
專主乎感也動也而第觀六爻爻辭皆宜靜而不宜  
動何也傳義曰九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而有心  
之象此則指兌之下爻而言也象曰山上有澤咸君  
子以虛受人程子云中虛則能受朱子謂艮下二陰  
畫中虛有滲水之象張氏又雙紐為說曰土之中虛  
於潤無所不受心之中虛於人何所不容此則又若  
以艮下二畫為心之象何也

臣翼晉對人心之動因物有感有感必通無感不  
應男以誠感女以悅應此咸之所以為感而感之  
所以為動也然而感於正則善感於邪則惡男女  
之以禮交君臣之以義合是感於正也男女之以  
淫媾君臣之以媚悅是感於邪也感於正者天理  
之發也感於邪者形氣之發也天理之發也動必  
不違於禮形氣之發也未必由禮而動均是感也  
有或正或邪之分均是動也有以禮不以禮之殊  
卦言相感之理則明其利於正爻言處感之時則  
戒其流於邪此卦之所以宜於動而爻之所以不  
宜動也至若九四一爻當心之位此以爻中之象  
言之也艮體二陰中虛受潤此以卦中之象言之

奎華名選  
也易中取象隨時立義恐不必如是泥着矣

奎華名選卷之二

奎華名選卷之三

李顯道

癸卯選講製文臣著

字而循全州人丁卯生丁酉司馬戊戌泮製  
居首 賜第赴同年 庭試

詩

疎雨滴梧桐

晚涼飛雨過西風簾外蕭騷一樹桐却訝遙泉輕點  
滴乍驚寒玉扣丁東灑分蕉葉間逾爽濺學荷珠着  
是空合寫新聲傳曲譜琅然清夜化琴工

清水出芙蓉

詞源開玉井華藻艷芙蓉澄澈真相映娉婷不自容  
錦鋪嫌剪刻茗發陋纖穠采采秋江上詩評得正宗  
旋隨新葉起新知

天機知在綠蕉身節次推排較日新始展潛者工體  
物方抽漸覺妙參人梅花玩理生生化蓮藻論心箇  
箇真獨去題詩還自喻小庭春入滿腔春

制

擬宋加拜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制

皇帝若曰所全活數萬人作福星於一路其惟良二

千石進卿月之貳班豈但重書之殊褒特庸爵命之  
顯賞朕每當列郡歉荒之歲輒藉賢牧調賑之才浙  
人免顛壑之嘆尚說趙諫議行政蜀民頌開倉之惠  
亦賴張御史為治苟能使斯民而無飢夫何惜顯秩  
之酬績惟卿鴻樞日贊鳩域風宣啣綸北庭既使命  
之不辱佩符東郡亦吏事之久勞汲長孺之即治淮  
陽徒得君重寇太守之願留河內可見民情一方恃  
而無憂四隣望之為表不幸苟郡穰金之患遽失居  
民安土之心齊郡抱拾贏之愁哀彼顛連而無告周  
澤罹鳴鴻之苦舉將扶攜而適他乙丙之憂方深非

忽若恫已之念庚癸之呼政急誰任如保子之功卿  
乃勞來安集而民視如歸區劃幹當而歲不為害譬  
如魚濡以沫爭慕下食之治殆若鳥投于林相與仰  
哺而至廨宇廬舍之居是借陂澤山林之利與同戶  
分一鍾即鄭展發倉之粟人給四等亦韓琦捐廩之  
錢顧東界幾百萬民賴而濟也雖中書二十四考無  
以過之惟茲周鄉師賑之之功合侈漢循良增秩之  
典迺今加授卿禮部侍郎姑緩綠綵之名遙帶青雲  
之銜節度兼門下平章寇準之寵典是倣太守仍端  
明學士范鎮之故事可稽恩既酬勞職則仍舊卿其

七書講義

大學

祇服寵命勉思良圖一心永膺庶幾宵旰之念三禮  
是掌宜佐清明之治於戲東郡去惟奚但章有德之  
寵止扉虛席容埃且名君之音故茲制示想宜知悉

御製條問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註曰誠能一日  
有以滌其舊汚則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云云大抵  
一日滌汚則因而新之云者何謂也一日云者忽於  
一日吾心自新之謂耶

臣顯道對朱夫子曰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



德之明而利慾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汚之有是德之本明而不能以明之則猶其身之本潔而不能以潔之使利慾任其昏塵垢任其汚一日二日漫漫然只一昏蒙底人耳若一朝省察去其利慾之昏則猶一日澡雪去其塵垢之汚也因其已滌而使無舊汚之復染因其自明而又使其德之常新慾利之交無復如前日之昏塵垢之集亦無如向日之汚則其所接續光明之方今日而如是明日而如是又日日而如是自無一日間斷之頃者是所謂因而新之也夫人之有是德本自光明則

雖為氣所拘物所蔽有如明鏡之受塵而日用之際其本然之明未嘗不藹然發見則因其發而遂明之者豈不在於發見之日乎前日之未新者新之於今日今日之未新者新之於明日則是其自新之功必因已新之幾益致其新之之效非謂初無發見之善端而一朝豁然自新而無待於新之功也

論語

御製條問曰孝弟章集註曰行仁之本蓋仁是吾固有之德而行之為字與由已之由字不同有向外面

踐履之意如行道行事之類是也今日行仁則有若  
仁不在己而就外面襲取者集註之必以行仁為釋  
者何也

臣顯道對仁即吾固有之德行是吾自力之名仁  
固無待於外行亦非資於外行仁者實由己而由  
己而乃行仁則行仁之行與由己之由姑未始不  
同而實無向外面踐履之意也又無就外面襲取  
之嫌也若以行道而有得於心一節恭互之則可  
見行在內而非資外行由己而非緣物也恐不可  
以行道之行行事之行比而同之也且為仁之為

與為政之為為禮之為同一為字行仁之行與行  
政之行行禮之行同一行字則為之為為行之為  
行字雖各異意實無別集註之以行仁釋為仁蓋  
取其字義之相合不論其字樣之各異也其義即  
指仁在我而行在我也夫水之源而方有其流水  
之根而方有其條指流而謂非源之發則不可也  
指條而謂非根之達則未可也自我行仁亦猶流  
之發於源也由己行仁亦若條之達於根也流與  
源非二派也根與條非二本也則以吾身而行吾  
仁者一也非二也集註之停當無欠於此可見矣

御製條問曰充實之謂美註以為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夫有諸已而為信則固已無待於外矣何必待美而後為然耶若必美然後無待則有諸已之時有不能無待者存歟

臣顯道對易曰有孚盈缶蓋言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也無待於外者都是裏面流出来故不但有諸已而已有諸已者雖若無待於外而未到充實之域則又不能無待而所謂待於外者非有別般一様物在外而可待也美既在中則表裏無間而

非若貧子借寶者矣

### 中庸

御製條問曰此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然則人君之德未到聖域者禮樂征伐皆將不得自已出耶

臣顯道對秦漢以降雖有少康之世俱不免有位而無德則不敢制禮作樂然禮樂征伐天子事也御九五之尊而臨億兆之上豈可曰德未到聖域而并廢其禮樂征伐之權乎且不敢作之作無於古而翔於今之謂也自己出之出權綱在上自諸

侯以下不敢擅用之謂也此章所訓蓋云無德者  
之不敢剏制作而已非謂禮樂征伐之不由於有  
位者也

詩傳

御製條問曰閔雎之起興取其摯而有別也膠木之  
起興取其下曲上附也此以桃夭興之子者亦必有  
所指而集傳不言起興之義直曰因所見者何也集  
傳以為周禮仲春會男女然則仲春之時可以起興  
者何物不可而詩人之必取桃夭者亦何義歟

臣顯道對詩之興體或有兼此義者或有因所見  
者故此章註疏則以夭桃比于歸之婦人集傳則  
以為因所見而起興兩說不同而集傳之論最為  
平穩不言他物而必稱夭桃者亦不過適因其所  
見而詠歎之也

書傳

御製條問曰唐虞三代官以世倍蓋亦事勢之所不  
得不爾也然其大體則亦未嘗變所以變處及所以  
不變處皆可以詳言歟舜命九官商列八政周立六  
典自九而八自八而六則其本漸約而其屬漸繁何  
歟

臣顯道對唐虞官百夏商倍之周又倍之事繁故  
官多勢所然也自百而倍自信而又倍者蓋其所  
以變處而其所不變處有揆岳公孫而總治於內  
有州牧侯伯而總治於外然官不必備而必以得  
人為本者三代之政尤所不變處也是以曰俊曰  
乂之才惟賢惟能之人用能和寧而用乂則所以  
致是者有本也若夫舜命九官商列八政者事簡  
而官少也至周之時則儀文益備事務漸繁故六  
典之設所以約其本而屬官之多所以分其任也  
有大官而總之然後紀綱定而體統明有若絲牽  
而繩聯臂動而指隨則其屬之漸繁非若後世冗  
官之比也

周易

御製條問曰本義曰六五敦本尚實得貴之道故有  
丘園之象陰性吝畜故有束帛彋彋之象是則以敦  
尚而擬乎丘園也以吝畜而言乎彋帛也胡氏曰貴  
于丘園敦本也束帛彋彋尚實也是則以敦本尚實  
分屬於二者未知果不恃於朱子之意耶

臣顯道對敦本尚實四字胡雲峯本取朱子之言  
分屬上下句似得之而若如其說則吝字無精神

必如朱子說然後曰丘園曰束帛曰芟芟曰吝四  
者之釋為有味耳然以丘園屬上九以束帛屬禮  
物上幾下幾有殘殘之意則以芟屬之物薄于禮  
文反于質而陰為吝故有吝之象如是者恐好何  
者艮為山本丘之象也渚之中爻為艮頤之外卦  
為艮故程子指頤之上九而為丘爻辭以渚之六  
四為有丘責之上九亦猶是也且責之為卦也震  
居中爻而震為木艮居上爻而艮為果果蓀林木  
園之象也故知丘園之當屬上九上九之白賁即  
文反于質者也而乃山林之高士也六五以陰上

從坤為帛為陰而陰爻兩圻兩圻者束之象蓋兩  
疋為束故也束帛以為禮而有芟芟之象可謂禮  
薄意勤而有似乎吝吝者爻本體陰故也既束帛  
矣又芟芟矣則其敦本尚實之意亦寓於其中賁  
之象恐或如是矣

奎華名選卷之三

奎華名選卷之四

癸卯選講製文臣著

徐澧修

字汝琳達城人己巳生癸巳司馬癸卯中增  
廣試

制

擬宋拜司馬光翰林學士制

皇帝若曰金殿視草才難五鳳之齊飛玉堂登英喜  
占雙鵲之來噪欲處內庭深嚴之地須用宿儒重厚  
之姿知諫院司馬光先朝舊臣斯文宗匠任棟樑之

不責每念天下之安危炳嶽瀆之粹靈知是時出之  
豪傑天章典圖書之帙嘉乃十年下帷之功臺省效  
謬諤之風賴爾三畫補衮之力念茲翰林榮選古稱  
詞垣萃班登花墩而演丹綸恩光詫藥珠之府撤蓮  
燭而返青瑣清切近蓬萊之仙綾被之故事流傳爭  
艷八軛之日過文墨之顧問勤摯咸推一條之冰銜  
肆當寶位新服之初宜慎鑿坡簡畀之典繡鞍名馬  
寧容匪才之濫乘金帶襲衣每軫在笥之聖訓瞻朝  
廷濟濟之列誰是衆望之所歸雖文藻彬彬之流未  
必實學之內蘊尚遲疇若之命茲惟圖任之艱古今

治亂之貫穿自有一部通鑑音樂律曆之辨博旁及  
九流諸篇歷數群工孰如一个於戲四六非制誥之  
本母曰文莫猶人千一屆休明之期宜念職思其責  
朱衣前引是知優禮之舊章紫履特頒留筮祗謝之  
初日庸欽乃事勿替朕言可特授翰林學士

上標文

綠野堂上標文

伏以白雲披四壑之封地有顯晦青山卷兩水之界  
天若藏修豈知百年指點之區終為一人管領之物  
况茲集賢為里古稱近洛最奇環雙橋子午之交蒼



翠渺繡錯之野較三都甲乙之景清麗說襟帶之鄉  
花竹亭亭自有林泉之貴飾荷菖冉冉何待沼渠之  
疏治謝安石之東山新莊非但物色之有取王摩詰  
之輞川別業亦知誇耀之太過主人早抱經濟之才  
久掌彌綸之責嚴廊整笏理中書焚錯之機邊陲建  
牙平西淮悍驕之卒安危專委於鼎鼐寧昧主眷之  
彌隆聲名昭著於旂常每念成功者必去冥途之墮  
埴可戒君子貴明哲之知宦海之風波頗驚幾人誤  
平生之計爰度桑梓之地迺占煙霞之區良匠費繩  
墨之功煨乎三楹之特起吉辰振鑿鼓之響紛然百

堵之皆興幽草靚花堪作自然之丹雘清漪翠蘚削  
為不斷之藩牆翼之以庶承之以門肅衆賓而無數  
涼則有臺燠則有室貫四時而成宜皂蓋朱輪無復  
夢裏之餘想青簔綠笠庶資晚景之自娛凡與同工  
齊聽善頌兜郎偉拋樑東初日晶晶出自東進退不  
忘天下事丹心一片似葵紅兜郎偉拋樑南田婦祈  
祁饁彼南一霈油然歸帝力相公無事聽農談兜郎  
偉拋樑西藥畦稻隴小園西角巾私第歸來後惟有  
兜孫左右携兜郎偉拋樑北五雲宮闕在天北梧床  
夜夜清無眠坐着群星拱帝極兜郎偉拋樑上落日

危樓百尺上時聽笛聲牛背來欣然徒倚綠鳩杖  
兜郎偉拋標下清流白石繞階下從今永作昇平人  
一任光陰似酒瀉伏願上標之後山露其峭水露其光  
酒溢龍樽長翫四眺之風景書添芸架閑抽千古之  
典墳隨處逍遙可以酬平生之債必問安否若為報  
九重之知

贊

罕言命贊 并序

命者天所以命人也天之命人有性命焉有氣數焉  
然則夫子之所罕言者性命耶氣數耶以為性命則

夫子不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乎以為氣  
數則夫子不曰得之不得有命焉爾乎然則夫子所  
罕言者果在於性命氣數之外耶噫知之矣夫仁者  
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為理者則命亦仁也仁亦  
命也言仁又言命不幾於疊床架屋而失記言之體  
也乎故利亦有四德之利利害之利而此章之利不  
屬之四德者不欲其同乎仁也利猶然况於命乎或  
者以朱子所謂命之理微者謂是性命之命而氣數  
之命語其理則亦微矣故曰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  
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所謂不謂命者非罕言命之義

乎然則罕言何謂也夫罕言雅言之反也特不雅言耳固未始不言也奚特得之不得必曰有命子路彼懇曰道之將行也命也伯牛有疾曰無之命矣夫蓋事有不可常而天有不可必者然後乃不得已言不數數言也如其罕如其罕臣於是為之贊曰  
天賦物受蓋曰命云命之維何理氣中分理固難形氣亦易幻玩之則褻信之則誕何事於命修身以臻聖惟不言言必有旨好學二三聞斯行諸秘或為隱竭或從且不秘不竭其言也罕仰瞻璇題臣拜作贊  
論

不試故藝論

臣論曰聖人試故藝未嘗不試故藝傳曰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然後議禮制度考文是也故伏羲畫八卦以類萬物之情而書契生則此藝之書也而試故能藝大堯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則此藝之數也而試故能藝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大舜之樂也而試故能藝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周公之禮也而試故能藝散軍郊射貫革之射息武王所以能射於試也君子之馬既閑且馳成王所以能御於試也然則藝之自無大於禮樂射御書數六者而其猶有不試而能藝

者乎夫德蘊於心才生於氣聖人者清明在躬志氣  
如神舉天下之物而觸目過耳者無不由盡其彌綸  
之術而體認其制作之方則上自天人性命下至井  
臼耒耜特有所不為者耳蓋未嘗有不可能者也故  
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所為也豈皆不試而為之哉  
雖然人不必皆聖人也若衆人之藝學多失於試而  
得於不試蓋試則在邦而有分理之僚屬在家而有  
服勞之徒役手生於不閑之務智滯於不慣之業而  
其藝也獨其性之近者耳不試則或山樵而水漁或  
捆屨而織席以至醫藥卜筮梓匠輪輿往往經歷殆

遍肯綮自解無待於學而自覩心喻亦其勢之所不  
容已也然則不試故藝即衆人之事而夫子之引以  
自况抑出於謙已不自聖之心也歟臣故曰聖人試  
亦藝不試亦藝若使夫子處伏羲堯舜武王成王周  
公之位則其所斟酌損益以成一代之功以貽萬世  
之法者必不但止於不試之藝而已嗚呼觀聖人蓋  
亦多術矣以其威儀而言則曰溫良恭儉以其事功  
而言則曰賢於堯舜以其德行而言則曰上律下襲  
以其文章而言則曰江漢秋陽以其姿稟而言則曰  
天縱將聖譬如言天者以形體而謂之天以主宰而

謂之帝以性情而謂之乾以妙用而謂之神以功用而謂之鬼神彼琴牢之得於一時答問之辭又惡之以盡聖人哉臣謹論

辯

左丘明辯

臣辯曰稽千古之方冊而語天下之疑案名物之家必先數左氏蓋文獻之徵信者莫如經而左氏則兩見於經事蹟之考據者莫如世而左氏則雜出乎世將誰使之折衷哉 皇朝隆慶間有失名氏著左季折衷以左傳及季本私考參互較絜以證其得失而

亦不免於牽連排比之誦矣臣嘗博取衆說而溯論之其以為二左氏者有四焉其以為一左氏者有三焉以為二者則曰左傳有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則傳之作必在趙襄子既卒之後襄子之卒後獲麟已八十年使其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後七十八年猶能著書此左氏之在趙襄之後一也左傳有不更女父秦庶長鮑庶長武秦至孝公時立賞級之爵乃有不更庶長之號則此左氏之在秦孝之後二也左氏云虞不臘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臘此左氏之在秦惠之後三也左氏云左師以公乘馬歸三

代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六國始有車千乘  
騎萬匹之語此左氏之在蘇秦之後四也其以為一  
者則曰春秋時多長年者所以先儒以老彭為錢鏗  
也季本疑左傳為張蒼作以蒼年一百餘能記前事  
也蒼年可長而左氏年不可長耶其無兩丘明一也  
秦自非子受國在周孝王時傳世十餘而入春秋未  
有春秋之前先已有秦矣人知秦孝公時始著不更  
庶長之彌惠王時始著臘名而其初于何公起于何  
世更制于何年何人之論與議竟茫然無據但以著  
於紀載者為初制之始則是殷助始孟子太宰司敗

始論語也其無兩丘明二也漢武初河間獻王購求  
古書左氏春秋在焉則左傳之出不後公穀特以未  
立學官失載於史記儒林故劉歆嘗移書太常讓諸  
博士欲專立左氏學官夫既與詩書同入河間之購  
與逸禮同入孔氏之辟則左氏之不在孔子後明甚  
其無兩丘明三也此兩說者均之為有所據而臣則  
獨以時代先後辯其說之是非焉臣謹按漢藝文志  
左氏傳國語皆魯太史左丘明著而劉向劉歆杜預  
皆言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歆且曰左丘明  
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

與親見詳畧不侔云爾則由漢以上固皆以為一丘  
明也自唐談助趙匡陸德明輩乃曰論語所引丘明  
乃史佚遲任之類謂左氏即其人非也後儒之曲為  
解者從而謂之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經為記  
事傳為記言則左是左史不必姓左也夫漢之去春  
秋也近則其傳聞必愈近而愈詳唐之去春秋也久  
則其傳聞必愈久而愈踈文獻兩乏徵信事蹟兩乏  
考據而又無義理之可以折衷乎其間者不以時代  
之先後為之權衡將何以核名實而別異同乎雖然  
千古之遠而跡無堂上之人天下之大而尚阻九疑

之山欲以偏壤之一豎儒片言取決於博學宏儒之  
所不能決者吁亦難矣惟 聖問之及此不敢不竭  
其愚焉臣謹辯

策

王若曰奢侈之弊大矣原其所自則由於一己之私  
慾歟由於舉世之習尚歟惡奢好儉聖王所同而茅  
茨土階變而為明堂靈臺瓦尊杯飲流而為雲壘咒  
觥監醢至於百甕締繡備於九章而菲衣惡食之德  
或少衰矣此其故何哉漢帝躬行儉德而不能革文  
繡被牆之俗毛玠一為吏部而無敢有好衣美食之

人然則人君之導率不如朝士之相勸歟古所稱窮奢極侈者有寶龜之支床有護馬之羅幃或一食而限二萬錢或每宴而備小四海皆可指其人而論其世歟若論今日之弊則莫聞晏嬰之弊裘率多慶李之美車快騎麗服非獨陳氏諸鬼煉炭炊飯矣但乾符貴家擔却官事而宰相以金珠為契券托以文房而士子以筆硯競華麗郊莊江墅盡入起樓臺之場鐘街酒肆未見歇絲管之時鬘髻之價或近千金盤羞之供殆踰十產房埃所以安老病而少壯無不處煖屋轎所以表貴賤而閭閻亦皆僭乘以至執鞭之

率舉着貂鼠農賈之子耻闕袍履此皆百年以前所無之事而近歲以來轉痛之弊也究厥所由果安在我噫貧人之膏藿富人之梁肉也貧人之絲麻富人之羅縠也舉天下之國莫如我國之貧者在我國雖但食有兼肉衣具數事猶奢耳非儉况其僭越汰濫之習只舉其大如右數條噫尚朴素斥華靡即我先大王遺志而予小子所以夙夜念茲者也褻御之服常令屢澣燕居之室僅取容膝宮厨減蚤夜之膳女伶祛左右之隊凡係節財儉用罔敢或忽而奈之何志則勤而效愈闕經用不能當一年之用內需無



以支數朔之需每攷敗買之簿輒致歲增而月衍或有營繕之工造歎時詘而舉羸皂頭之庖畫未勘紫袖之箱衣不盈職由寡人躬行之方未得其衷耳噫子大夫妙歲策名旋膺華選無非端良正直之士也惟其對揚矯揉之策如有素講于中可以少補我袞奢侈之治者毋拘程文之式須各實心條對以替丹扈之警予方臨軒而竢之

臣對臣每尚論千古以為奢侈之隆莫京於周而秦漢以下皆苟焉而已試觀夫儀衛之制鹵簿之志則總章朱明月異其居龍旗寶鼎用異其方紀

神則黻冕致其美臨朝則符節頌其瑞南金大貝尚寶之所司也翠釜黃帕尚食之所掌也夫窮四海之珍異以奉一人之身斯之為奢為侈則允秦漢以下服飾之宏麗典章之煨郁其有能及周之盛者乎故曰漢帝之身衣弋絺儉則儉矣未聞為君之則也唐宗之禁人採玩約則約矣未識措治之術也後之主儉約之論者皆許行饗殮之說而不足與語道也雖然奢侈之為言泰也濫也臣所謂奢侈特取其名之類而辨其實之不同耳若論奢侈之實季氏之舞八佾管氏之樹塞門是已豈

可以禮之所當為分之所當得者亦謂之奢侈哉  
然則周官之法度無非天理之節文而雖謂之莫  
儉莫約可也夫文繡之美不及乎令聞膏梁之味  
不及乎仁義道充身安而塵視金玉者有之所寶  
惟賢而心薄徑寸者有之君子之於內外之分知  
所輕重而已苟知輕重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  
人不害為賢人不知輕重則妾不衣錦馬不食粟  
不免為小人嗚呼奢侈之在德而不在形如此夫  
今我主上殿下以曾氏守約之操敷大禹克儉  
之治履糴訐謨必軫侈風之一變宵旰憂勤常慮

財用之或匱畢竟博詢之舉至及於庶僚而一  
札十行反復丁寧猗歟盛哉臣既以奢侈之名實  
對揚於前請復因是而竭論其流弊之源可乎臣  
伏讀聖策自奢侈之弊止論其世歟臣拜曰都  
臣竊伏念有國之弊奢侈為大蓋天之生物本自  
有限而人之用物或過其度則始由一己之私欲  
似若無甚可畏終成舉世之習尚馴致莫之能救  
小則受忘身徇物之譏大則取傷財病民之害奢  
侈之在人其亦危乎殆哉肆昔聖王瞀其然也謹  
之於方寸隱微之際察之於政令注措之間靡甘

於方丈之食而常恐黎民之是效不安於三尺之  
攘而成慮風俗之競趨不以天下奉其身而以其  
身養天下此所以處富貴而若貧賤躬勞謙而戒  
逸豫者也雖然奢侈之務祛亦不可以徒言為也  
必須寡其欲而澄其心然後乃可以情無所誘而  
物不為奪伏願 聖明留神焉謹稽往牒仰復條  
問惡奢好儉聖王之同情而大堯之茅茨土階變  
為文王之明堂靈臺上古之瓦尊抔飲流為周公  
之雲鬯兪觥以至百甕之鹽醢九章之締繡一似  
後聖之菲衣惡食少衰於前聖何也在鴻荒之世

物象之未顯固也在隆盛之時人文之漸闢宜矣  
奚特明堂雲鬯之為然玄酒之為醴齊腥魚之為  
籩豆亦無非此理也孝文躬行儉德而富人墻屋  
衣被文繡毛玠一為吏部而當世衣食無敢美好  
豈其人君導迪之功反不如朝士之相勉勵也臣  
知孝文之世必也樸素者多而文繡者少毛玠之  
時必也菲薄者少而美好者多其功化之淺深大  
小終有所不可誣者矣魚容之金銀鏤床支以寶  
龜朱瑾之愛護名馬夏用羅幃何邵之一食所費  
多至二萬即從古以來好奢尚侈之最者而至於

每食而備小四海陶穀清異錄可按而知臣不必  
覩縷已矣臣伏讀 聖策自若論今日之弊止未  
得其衷耳臣拜曰都臣竊伏念我 朝御宇重熙  
累洽治象之休明習俗之儒雅無愧乎小中華之  
稱而式至今日奢侈之弊漸滋在朝委蛇未見晏  
子之弊裘中道馳騫率皆慶氏之美車陳兜之快  
騎麗服貴家之煉炭炊飯古聞其事今見其人而  
百僚師師競相爭雄宰相弁髦官事而以金珠為  
契士子倣借文房而以筆硯闔華郊亭江榭無非  
起樓臺之場茶肆酒樓長留唱絲管之風甚至於

高髻之習價直千金珍羞之供費盡十產房埃以  
待老疾而少壯無不晏處屋轎以表貴賤而閭巷  
亦皆濫乘貂鼠之着賤隸無忌袍履之闕農賈亦  
耻此皆中葉未有之事而近成痼弊莫可救正嗚  
呼貧人之衣食既艱富人之生業亦苦則言天下  
之貧國莫尚於吾東而雖止食兼味着重袍猶未  
免乎奢耳况汰濫之如此而可以善風俗哉肆我  
殿下體 先朝五十年崇儉之德臨御以來一  
心繼述褻御之服每令澣濯燕居之室不過數椽  
六膳俾減常數女伶亦祛兩隊凡係節財儉用之

事無不致意而講究焉於乎休矣奈之何 上有  
丕變之志而下無後應之效度支經用愈往而愈  
詘內需支費歲減而月縮考簿則取質相續營繕  
則財用告罄而以至皂頭之庖債未勘紫袖之箱  
衣未盈滔滔一轍尚未見煨然改觀將人心之不  
可返淳歟抑氣數之不可終變歟嗚呼氣數之推  
移未必不在於人力而人心之返淳亦係於人君  
導率之如何則習俗之靡靡安得不歸之於表端  
影直之地而徒付之自然哉雖以目下時弊言之  
崇儉之 聖德非不至矣而紀綱未立實效尚阻

於措施禁奢之飭教非不勤矣而狃安既久至化  
尚遲於矯革 筵席之交勉反歸於文具 絲綸  
之播告但形於文字而穀儲則日益耗縮貨泉則  
日益罄竭熙熙之象尚矣無論岌岌之形是見其  
兆夫奢 之弊必本於馳騁田獵聲色奇巧而今  
殿下無此數者之好亦臣民之所共知是猶不  
能掃奢侈之風做淳朴之治者 殿下亦嘗究其  
由乎臣愚死罪恐 殿下於勇之一字不可不加  
之意焉臣請因勇之說而敷衍以及於寡欲之訓  
焉嗚呼天下之學莫不成始成終於勇之一字而

寡欲之方實莫先於勇蓋欲者人心之所不能無  
而一或流蔓而不知返則涓涓綿綿莫能沮遏故  
自古志學之士必以勇做勇祛為寡欲之方臣嘗  
讀宋儒戒欲之文曰儉約德之共也奢侈行之邪  
也儉約則寡欲寡欲則不役於物奢侈則多欲多  
欲則貪暴於物故惟勇可以制欲惟勇可以克己  
其亦可謂要言而不煩矣伏願 殿下將此寡欲  
二字為祛奢之要又將勇之一字為寡欲之要念  
念在茲兢兢不怠始諸燕漢之中準諸四表之外  
則庶見質素之風比隆於三代豈不盛哉豈不休

我臣伏讀 聖策自子大夫止臨軒而竢之臣拜  
曰都臣竊伏念勇之一字固為祛弊之策而養勇  
之方亦有事在窮理是也苟不以窮理為本則勇  
之為血氣為理義亦無以裁擇而去就亦願 聖  
聰之嘉納焉臣謹對

王若曰書稱乃文乃武詩言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是  
知文不通武不足以為文而武又當以行陳為上行  
陳又當以風后握奇為祖故范蠡樂毅有大傳於握  
奇則受握奇者范蠡樂毅也張良韓信有小傳於握  
奇則得握奇者張良韓信也漢武帝使霍光教習握

奇於白虎觀則篤信握奇者又漢武君臣也若諸葛武侯有大馬累石為聚於魚腹浦名雖八陣實寓以握奇之法故說者以為八陣即握奇之圖握奇即八陣之經然由今見之八陣之龍虎鳥蛇反加於握奇之天地衝衡八陣之二十四聚又加於握奇之四面二壘烏在其經與圖之相發歟朱子極稱握奇經文以為簡要精約周官如戰之陣亦是此法而且曰季通方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余雖老病倘及見之則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然今所傳蔡氏陣圖所謂牝牡衝方罟置鴈行之目乃八陣之所不見握奇之

所未載蔡氏何從而得之而朱子所謂千古一快者其指是歟咨爾鈔襲之暇必有講究于中俞須悉陳之

臣對天下之事皆心上之經綸而陣法為尤最夫陣以勢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其侵掠如火其凝重如山其無窮如天地其不竭如江海摠萬象之形退藏於密苟不以吾心之神明臨而主之則膠或滯於粗跡流或失於精義終無以曠其妙而應其機矣然則握奇之經亦一言而蔽之曰心而已彼區區於象數之末

者陋矣惡之以知握奇哉夫中外之輕重陰陽之  
剛柔彼此之虛實主客之先後皆心之所主張也  
本立而道生源遠而流長星辰之運風雲之變騷  
圖龜文之理無不該括乎胸中經理乎方寸乃可  
以著而為象推以為數臣未敢知後握奇而得握  
奇之心者武侯以外果有其人乎其自以為知者  
亦且偏係於方位之分屬奇正之情狀而其不知  
者以湯武之所未嘗用至謂之出於春秋之後七  
雄之世嗚呼何其每下哉雖然知其心有道亦不  
可舍象數而求之也夫八其陣所以正其位也衛

抗外而軸布內所以備其物也虎張翼而進蛇向  
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其用也疑兵  
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案其後列弛張則二廣迭舉  
犄角則四奇皆出所以極其變也泥此而言握奇  
固不可舍是而言握奇亦不可臣所謂求其心者  
神而明之觸類而長之自有待於名物度數之外  
也臣誠不佞不足以辱 清問請以其所嘗講究  
者為 聖明一陳之臣謹按 聖策曰文不通武  
不是以為文而武又當以行陣為上行陣又當以  
握奇為祖至矣哉 聖人之言也臣聞經武之政



莫上於行陣而行陣之制肇見於握奇蓋黃帝受命之始順煞氣以作兵法之餘也故其象其數一本於伏羲之卦畫而奇耦相錯變化不測體上天積率之象啓萬世用兵之利傳所稱立丘井之法而因以制兵者此之謂也至於握機之作奇始於馬隆之本而未聞誰所正也續圖之奎車旗麾進退趨聞之節見於薛士龍之說而亦未詳誰所補也此在握奇猶屬同異之校對臣且姑舍是而討其實焉臣謹按 聖策曰范樂有大傳良信有小傳漢武君臣篤信教習諸葛八陣經圖相發淵乎

微矣 聖人之無不知也臣聞風后握奇經文極其簡奧與詩書相上下故范蠡樂毅撰成大傳明其三十二隊之為陽三十二隊之為陰與夫八重以列之法而范樂大傳但言其隊伍之數分合之制不及於操縱運用之妙機故張良韓信撰成小傳明其奇兵之所以倚角重列之所以不動與夫衡軸左右之分焉其稱大傳小傳後人以先後分大小如三百篇之鄭箋孔疏也觀於古今兵書如六韜三畧孫武吳子等書但詳其用兵之神權秘機而其於陣法則一不之概見者以有握奇經傳

在焉相與謹受密傳故為兵書者不敢有所架疊  
而然及夫漢武之時因廣購遺書得握奇經傳之  
真本而愛重寶惜必欲與六經並行如天地之有  
陰陽寒暑故既命丞相公孫弘增字發明又命大  
司馬霍光以增字發明之握奇經傳教習陣法於  
白虎觀苟非武帝之誠心表章則握奇一部必為  
千載不傳之文而雖使諸葛武侯稟正大光明之  
胸次具專靜純粹之才學尚安能尋墜繼絕若此  
其磊落焯焯哉當武侯抱膝長嘯之時既以握奇  
一部講究自得及夫出膺昭烈之聘凡其行師用

衆率皆推演握奇之緒餘而又恐後世傳法之無  
人遂即沔陽之魚腹浦累石為聚狀出握奇之陣  
制如漢學石經碑之例今荆川武編所載握奇文  
又武侯演釋握奇經傳之文也雖然經與傳文與  
圖錯雜混淆脉絡不分者亦已久矣故兵家強生  
區別以握奇為九軍之陣八陣為八八之陣殊不  
知握奇八陣皆出於井田自外圍以八而言之則  
為八陣自縱橫三區而言之則為九軍其實無二  
法也至於龍虎鳥蛇以方位象形而為名天地衝  
衡以動靜向背而為名為得其命名之肯綮則可

以驗握奇之名不為少八陣之名不為多又况八陣後之二十四聚不見於經文而只以握奇二字為二十四聚者政如先天四圍之以合日月之易字立名也臣謹按 聖策曰朱子亟稱握奇經文而蔡氏陣圖牝牡衝方罟置鴈行之目乃八陣之所不見握奇之所未載猗歟盛哉 聖人之虚心求助也臣聞三代以後學術漸乖通經之士以蒐狩為餘事韎韋之流以名理為陳腐而握奇一部無人闡明久矣惟朱門為學要以明體適用為主蔡季通欲推演六十四陣之圖朱子至謂之倘及

見之可為千古一快然蔡氏之解今無傳焉而世之托為蔡氏者剽竊晉時裴頠所稱牝牡衝方罟置鴈行之目乖謬穿鑿殆無倫脊宜 殿下慨然興喟必欲闡明辨之論也雖然臣竊以為握奇一部要不外於心法張子房以儒者氣像能得握奇之旨訣諸葛孔明以正大光明之心法妙契握奇之圖奧此其理有不可誣者恭惟我朝 聖神相承 世宗朝有教閱儀 文宗朝有五衛大閱儀 世祖朝有兵將圖說而今我 聖上超然獨觀於 三聖心法之體又欲推廣克達於 三聖心

法之用 御製肄陳總方一書其經緯布置密合  
於握竒之理數於乎休哉 三聖之心法至是益  
備而朱門未卒之志事亦有待於後也臣嘗以為  
蔡氏圖解真贗相雜朱子所謂千古一快反為千  
古一恨幸逢 聖朝以握竒經文大傳小傳增字  
發明及武侯之衍義合為一書而逐節註解以明  
其源流來歷則不但有補於六藝之學必將有光  
於繼述之道惟 聖明念哉臣謹對  
七書講義

大學

御製條問曰開卷第一義是學之一字序大學而必  
兼言小學何也朱子之於或問歷論大小學之不可  
偏廢曰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  
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夫既以  
格致為最初用力之地而又將小學作為大學前工  
夫得無紛糾之患乎且大學之前不可無小學工夫  
則後世過時而學者亦當從事於灑掃應對禮樂射  
御之間而程子教人乃欲以敬之一字追補小學之  
闕漏何也

臣澄修對格物致知固為學問之入頭工夫而苟

無小學之根本田地則方其隨事體認之際不能  
無扞格抵牾之歎故三代教人必先以小學收斂  
身心而若其年紀之已晚者雖欲追補其欠缺之  
工夫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終無以安其矩率習其  
節文此又敬之一字所以大有功於後學也

論語

御製條問曰尚書言天降恒性易繫言繼善成性中  
庸言天命之性孟子言人性皆善禮記言人生而靜  
天之性允言性字皆就理一邊不雜乎氣者言而其  
論氣質則必在於已發境界故曰若夫為不善非才

之罪也從古聖賢傳授旨訣冥啻明白而此章所訓  
獨以氣質言性然則告子之生之謂性佛氏之作用  
是性陽明之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有何恃於聖門  
之言性歟夫性者學者窮格之開卷第一義天命氣  
質之地頭吾儒異端之差醜須悉條陳之

臣澄修對性字從心從生蓋以生理之在心者得  
名也然謂之性是理則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而理  
無善惡之雜謂之性是氣則本然之善堯舜與塗  
人一也故聖賢論此其義不一孟子言性善則從  
理邊說而其言犬牛人之性又是氣之謂也子思

言天命則從理邊說而其言知仁勇之德又是氣之謂也孔子言繼善成性則亦從理邊說而其言相近之性則又是氣之謂也自是以後漢唐儒者或主理或主氣至宋而濂溪始以誠與剛柔善惡中分立本然氣質之目而明道兄弟親受旨訣一言蔽之曰性即理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論論氣不論性不明以詔本然氣質之不可闕一而橫渠所謂天地之性氣質之性朱子所謂理同氣異氣同理異之訓莫不對舉而互言之至於此章則程子專屬之氣質朱子專屬之理氣而聖問中反

覆俯詢又以境界差醜俾詳其分合之故臣誠愚昧不敢妄有臆斷然本然二字亦就氣質言所謂本然云者就氣質之性而論其理之本然故即無論未發已發言理者必先論掛搭之地俾驗其體段然則聖賢之兩言之者知理氣之不可離也異端之偏言之者知有氣而不知有理也地頭不過曰形而上下差醜不過曰全言偏言而第未知摸索之見能不恃於源頭之精義也

孟子

御製條問曰五常之性對太極渾然之體而言則為

氣質之性蓋各指其氣之理故有五者之分焉對氣稟善惡之性而言則為本然之性蓋不雜乎氣而言故純善無惡說者曰如是分析而較者孟子此章為不悖本旨未知此說如何

臣澄修對臣謹按周子太極圖說曰五行之生各一其性通書又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既謂之各一其性則固有分於太極之渾然矣既謂之非誠非也則誠與五常亦有間矣此所以五常之性對太極而言則為氣質之性也然理一而無二五行之各一其性者亦是太極之全體各具於五行之

中而非有二本也此所以五常之性對氣質善惡之性而言則為本然之性也歟蓋氣質本然為理則一也而以其不雜乎氣者而言則謂之本然之性以其墮在氣質者而言則謂之氣質之性非別有氣質之性在於本然之外也

中庸

御製條問曰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四端屬於尊德性而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四端屬於道問學章句或問以此言之詳矣但溫故似屬道問學而今必屬於尊德性何也崇禮似屬尊德性而今必

屬於道問學何也至於道中庸之屬於道問學尤不勝憤懣蓋知行之無過不及道體之至大至小莫不包在於中庸二字之中則此二字恐不當偏屬於知謂之以小而章句所謂致知之屬道中庸居其一焉或問所謂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者亦所以發明章句中大小二字之意若以首一句義例推之則其下四句之分屬於尊德性道問學誠如朱子之論而中庸二字之偏屬於一邊而謂之以道之小者終有究解不得者况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則尤宜以道中庸屬之尊德性而朱子之論如此此豈非憤懣

處乎願與諸君子明辨之

臣澄修對嘗愛 明儒羅欽順之言曰人無思慮不作萬事未萌時節雖至靜之中不害有思但可無邪思耳蓋心體之動專由於着力則循故遵轍者不可謂已發而朱子所謂有貌僵言啞視盲聽聾之說矣溫故之屬於尊德性不亦宜乎臣嘗愛元儒胡炳文之論曰中庸之道在知與行子思於此以道中庸偏為致知之事何也首章中和未發之中也即此所謂德性是也此章中和已發之中也擇而行之莫先於致知蓋中庸之中實兼中和



之義者就其單言中庸處言耳至於此章中庸與  
極高明相對則事事件件討得箇無過不及豈非  
已發之中而屬於道之小者乎臣嘗愛明儒蔡  
清之說曰禮之節文至繁要一一依此行必先窮  
究得盡是其所重總在知上蓋勿論崇禮與道中  
庸雖帶行意在中而以其用力之先後言之則不  
可不偏重於知一邊崇禮之歸之致知又何抵牾  
之有乎

詩傳

御製條問曰此曰二之日鑿冰冲冲註曰冲冲鑿冰

之意也小註孔氏說又以為非貌非聲故云意意字  
當作如何着耶

臣澄修對冲冲二字解以鑿冰之意者始自毛萇  
之傳而朱子集傳亦因之其他訓詁家率皆畧之  
而不言然註經之體凡有言語之不能形容處必  
以意字釋之如衛風之考槃為盤桓之意魏風之  
糾糾為寒涼之意是也然則冲冲之為鑿冰之意  
固亦此例而說文之以為涌搖字典之以為聲實  
包於意之一字也至若孔氏所謂非貌非聲特因  
毛傳而不欲偏屬於聲亦不欲偏屬於貌而已豈

可於聲貌之外別求所謂意者耶

奎華名選卷之四

奎華名選卷之五

癸卯選講製文臣著

金熙朝

字皞如清風人唐午生癸巳司馬癸卯增廣探花

律賦

農人告余以春及

命韻花闌春城萬化方暢

述夫田叢曉理門柳春斜聆鳴鳩而拂羽望山杏而吐花燒畬出耕政當東作時節隔溪來報知是北里

農家自惟歸粟里宅謝彭澤官超塵網而跡遯與苗  
雲而意闌躬耕白石之田幾恐違時早晚歲收翠秣  
之畝每欲知耨艱難所賴居有耕耦隣多農人談幽  
筐之饁夏講周耜之趁春老農不如學迺疆而迺理  
保介戾止問徂隰而徂畛于時秧馬未出農鷹先鳴  
通笕水而可溉斫林舍而宜耕榮木流泉寒盡柴桑  
村畔好風微雨春在潯陽江城然而北窓夢羲東林  
送遠時頽然於石床昧播厥於山畝載芣載柝不省  
春耜之耦千如擲如墉詎能秋倉之積萬是以彼農  
者流勗我之稼遵羲仲之舊時攬后稷之餘化長鏡

利耜要治下隰上原雨笠煙簑借東隣西舍於焉  
兩施解澤風噓震方時寧失於蓊蓊期不遠於分秧  
羲熙之春光復回固宜田功之是急寄奴之曆日不  
用蓋慮山翁之或忘余乃林下逍遙山間偃仰瞻犁  
星而載欣御條風而齊暢葛巾初卸從彼茅糝之群  
絃琴暫停和以土鼓之響

賦

留取閒漢在山裏

掉歌竟而玩易枕寒泉而思悠紅塵多於世路白雲  
長於滄洲公母笑其疴疴自愛山而淹留懼浮名之

攬撥冀暮境之優游自遇遯而焚章已有志於山間  
懷民丹而莫試拊犢玉而自珍畦之祀與圃菊付自  
家之經綸寧亭幔而夕啼一書從於龍川回英雄之  
好手酌致澤之素志青霞氣而滿紙指雲山而招招  
聆子言而反顧樂莫樂於閑畧林趣足於對書野味  
淡於咬菜徠村秀而數墨亦一事於幽居閑雲多於  
武夷憺相對而容與遵衡門而永矢子胡為乎勸仕  
才既踈於媚俗計已違於需世如此脚之一出狼狽  
多於山人曾貽書於季通已共約於杜門嗟時命之  
不遇雖賢豪亦無奈携余琴於玉溪奏希音而疇和

攀叢桂為我廬異揚花之樓臺龍門屹而縱登子鬢  
亦其蒼蒼奇猷拋於濟時一般悲於暮齡寧隨君而  
出世宜許我而畊野陶然樂於九曲繫舍此而何之  
遂為之歌曰雲歸花暝山窈窕兮沙明石白水清漪  
兮卜居其間得我所兮香蔬在盤美可茹兮詩書滿  
架道不遠兮於斯偃仰樂且閑兮華軒繡綬匪我思  
兮凡百君子莫相招兮

詩

旋隨新葉起新知

芭蕉茁處見天真一理生生物我均培養元來同是

性萌芽豈獨驗諸仁工隨葉長還無盡知與心開漸  
覺新靜裏愛着庭草翠瀟翁亦有滿腔春

山意衝寒欲放梅

葭灰消息候梅攔得氣冰崖也不難柯欲着青烟乍  
過藥將含白雪俱寒先春香信微微返未臘花心隱  
隱着自此山翁詩料在冷枝兼掛月輪團

箋

擬漢張良請借前箸箋

無敵往而征仰金鉞之揚我不食投以與冀玉箸之  
借臣不待兩言在此一舉恭惟我后從諫不啻好謀

以成地則按秦百二關先入赤幟權能撓楚四萬斤  
乃出黃金第茲刻六印之謀未免失一籌之歎致列  
侯連鷄之勢吾國何以利乎沮諸將汗馬之心乃公  
幾敗事矣殊無一得之見堪痛山東客來抑有八條  
之難誠恐天下計去方思一言之決策適見雙箸之  
在盤倘如牙籌之縱橫運諸掌上庶使金甌之得失  
在吾目中不足與豎子謀寧容誤了一着今若為大  
王計政須執其兩端茲切畫籌之忱敢效投箸之請  
非計得者竊欲借此指陳旋予授之何不令臣熟數  
面前咫尺之地可分一輸一贏手中轉移之間冀許

雙來雙去惟彼著倣借之日即是謀斷決之時仰密  
勿之神籌何待入告于后係成敗之兵事惟願歷指  
於前即地運機倘得一下著之便千里決勝庶副數  
前席之詢王請勿疑臣言非妄臣伏望克恢大度俯  
察愚忠庸替握籌之資俾效決機之策則剪羽翼於  
強敵孰不歛衽而朝托心膂於群雄庶無納履而去  
臣謹當臨機出計隨事進言貌類婦人縱之豪傑之  
譽契托真主庶效贊襄之忱

詔

擬周冬至奏樂園丘詔

王若曰天回北斗微陽屬發達之期地在南郊希音  
有搏拊之所於斯鼓樂予以導和惟予當禮樂制作  
之辰任天地輔相之責朱輅蒼玉之珮服御隨時玄  
堂青陽之門啓閉循序逮茲群陰之漸退覩此一陽  
之復來羲輪正到於天南即虞廷日餞寅之後微雷  
乍動於地底乃殷家月建丑之前是月也紫宸闔扉  
不過天機之靜察青臺頌曆此特星躔之仰推瞻矯  
天之龍縱當否泰往來之會覽摯縮之萬象若為  
乾坤發宣之方粵若六律六呂之音蓋有一陰一陽  
之理羲皇奏於嶰谷鳳凰和鳴軒帝張于洞庭魚龍

出聽是謂純也繹也實有通靈之機今若鼓之舞之  
是致宣和之妙然而崇壇在國門之右地惟宜於素  
秋方立設太寢之前氣獨迎於朱夏乃以至日祀天  
之樂播諸圜丘向陽之方素絙朱絃蓋用奏龍門之  
瑟月筒星管所貴格羽物之音趨商旅不行之辰法  
天之造異警師奏公之所相地也宜梅梢吐花陽氣  
何待於鞭草繡機添線和煦更長於測圭於戲如樂  
斯和以時則可開千門萬戶實為扶陽之要聞八音  
五聲庸寓知政之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七書講義

大學

御製條問曰程夫子有天德王道之說天德即明德  
耶抑天命耶天理耶

臣熙朝對天之所以賦於人者只此德也人之所  
以得於天者亦此德也故或問曰天未始不為人  
人未始不為天天德與明德似無異同而至於天  
命天理則朱子於近思錄釋天德之義曰原其所  
以然者乃天命流行之體又曰純是天理也天德  
與天命與天理未或分而為三蓋嘗合而為一則  
其所同異又不足多辨

論語

御製條問曰以公綽言之則優於趙魏老而不可為  
滕薛大夫然德有餘而才不足者不可以任國政則  
才有餘而德不足者獨可以任國政乎大學絜矩章  
引秦誓所云一个臣以明用人之義而所謂一个臣  
雖斷斷無他技尚能保其子孫黎民有利於人國以  
是推之才雖不足德能有餘者固可以任國政而公  
綽之不可為滕薛大夫者何也抑滕薛大夫則不可  
為而大國大夫則可以為之耶

臣熙朝對德有大小大焉者聖人之治平天下者  
可以當之故固無其才之可論小焉者卿大夫之  
治事任政者可以當之故必待其才之兼備今此  
公綽之廉靜寡慾豈非所謂小德也耶然只有是  
德未有是才喻之於器則體存而用不具焉此之  
於物則本舉而末不該焉是以趙魏之家雖大於  
滕薛而家老無職事之煩故為之有餘滕薛之國  
雖小於趙魏而大夫有官守之責故用之不稱乃  
知德有餘而才不足才有餘而德不足者均之從  
政則殆矣至若一介臣之斷斷無技雖有盧玉漢  
所謂有德無才之說而第觀人之有技若已有之



一句語此便是集衆人之能為一己之才者也然則黎民之所以保國家之所以利莫非才德兼備中做得而未嘗徒有是德矣惟彼公綽之小德獨安能無其才而任其政耶滕薛雖小猶尚如此則大國大夫尤恐其不可為也

孟子

御製條問曰大學末章屢舉得失二字而最後以忠信驕泰對言則所以得失者在是矣此云得道失道而竟不言道是何物則如何而為得如何而為失耶臣熙朝對此章所謂得失只屬於道道之云者便

一沒把捉底物則得之之本失之之要似無所指而第從此章上文仔細觀之其主意原脉自人和二字上來是道也豈別般道理哉祇是懷保人民者故蒙引曰大要在於仁政如省刑薄斂是也然則行仁者有以為得焉不仁者有以為失焉得失之明有可據者恐無異於大學末章之對說忠信驕泰矣

中庸

御製條問曰質諸鬼神而無疑與至誠如神之意同歟異歟此章鬼神與十六章鬼神一般而朱子已於

奎華名選  
十六章備釋鬼神之意則至於此章又復釋之不嫌  
重複者何也且既欲釋之則陰陽之靈似尤親切於  
質而無疑之意而不以此釋之只就程子之說截去  
天地功用一句但取造化之跡四字以釋之者何也  
臣熙朝對至誠如神云者即指其誠則明明則通  
可以察幾知微於未動未著之前也質鬼神無疑  
云者即指其制度考文等處道極理至與天地鬼  
神參合而無間也語意然有不同而此章鬼神即  
十六章所稱鬼神謂已備釋不更為訓則後之學  
者幾何不著作兩據鬼神耶此朱子所以不避重

復更為訓詁而訓詁之與十六章不同又有可辨  
者蓋十六章所重專在鬼神故以陰陽之靈四字  
推明所以為鬼所以為神而至於此章所重不在  
鬼神專在無疑何必復提此四字以明之耶先儒  
又曰造化微功用著而此章鬼神只從幽微難知  
處取義而已然則朱子之不曰天地功用而只但  
曰造化之跡者誠有所斟酌而然矣

詩傳

御製條問曰此曰似續妣祖妣先於祖何義也  
臣熙朝對此詩之妣先於祖朱子則以為協韻南

豐則以為姜嫄后稷臣嘗以二說參考于他詩蟬  
竦之詩曰遠兄弟父母父母當先兄弟當後而欲  
協上韻故先言兄弟後言父母然則此詩之妣先  
於祖其為協韻也無疑矣生民之詩曰時維姜嫄  
姜嫄母故言之於先又曰時維后稷后稷子故言  
之於後然則此詩之妣先於祖其為姜嫄后稷也  
亦宜矣此集註所以兩存其義而抑又聞先儒之  
論曰室家之道由內達外故家人之彖先言女正  
位乎內後言男正位乎外今此斯干一篇即作宮  
頌禱之辭而始于兄弟終于男女者無非室家中

事則先言妣而後言祖其亦義經之遺意也臣竊  
以為此論可備一說

書傳

御製條問曰一歲三百六旬合氣盈五日零朔虛五  
日零每歲所餘為十日又八百二十七分而孔傳云  
除小月六為六日則是但言朔虛而不言氣盈也且  
三歲一閏之率不過為三十二日零而孔傳所謂未  
盈三歲是得一月者抑何意義歟

臣熙朝對臣嘗以氣朔之說驗諸蕃策之數揲策  
四十八應四十八弦而其掛策一應氣盈五日之

餘數劫策十二應十二朔而其掛策一應朔虛五日之餘數通一歲計之則為十一日八百二十七分彼孔安國所謂除小月六為六日者豈但言朔虛不言氣盈也哉除小月六下即又言十二日則此并指氣盈六日在三百六十一日常數之內者也不曰五日零而乃曰六日者舉大數而言也至於未盈三歲可得一月云者計氣盈朔虛積至三十二箇月則全日為三十二餘分為六百單一然則孔氏此言亦可謂鑿鑿有驗矣

周易

御製條問曰彖傳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所以贊賁之文明者可謂盛矣大抵物之相雜曰文文者五色相宣之謂也然而六四之皤如上九之白賁彼則言其未備之義此則戒其反素之道而外此諸爻之言色者只是六四之濡如而已此亦有意於其間而然耶

臣熙朝對魯論曰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中庸曰衣錦尚褻惡其文之著也臣於此有以知賁卦之罕言色也彖傳曰觀乎天文又曰觀乎人文賁之所以文明者為如何哉在

虞則五采五色繪之為日月山龍之服而鳳凰九  
苞燦然覽輝而下者是也在周則八窓明堂之中  
執黃琮珮蒼玉而龍旂寶鼎輝暎於左右者是也  
今於卦爻中如欲摸畫得此意思其必以五色相  
宣之文逐爻說去以增煇爛底氣象而後方可謂  
之賁矣然徒有是文而不以質為本則殆異於尚  
賁之美反歸於文勝之弊故乃為此敦本務實之  
論六三濡如之外皆不言色而由文反質之戒尤  
眷眷於上九白賁聖人作易之意其微矣

奎華名選卷之五

